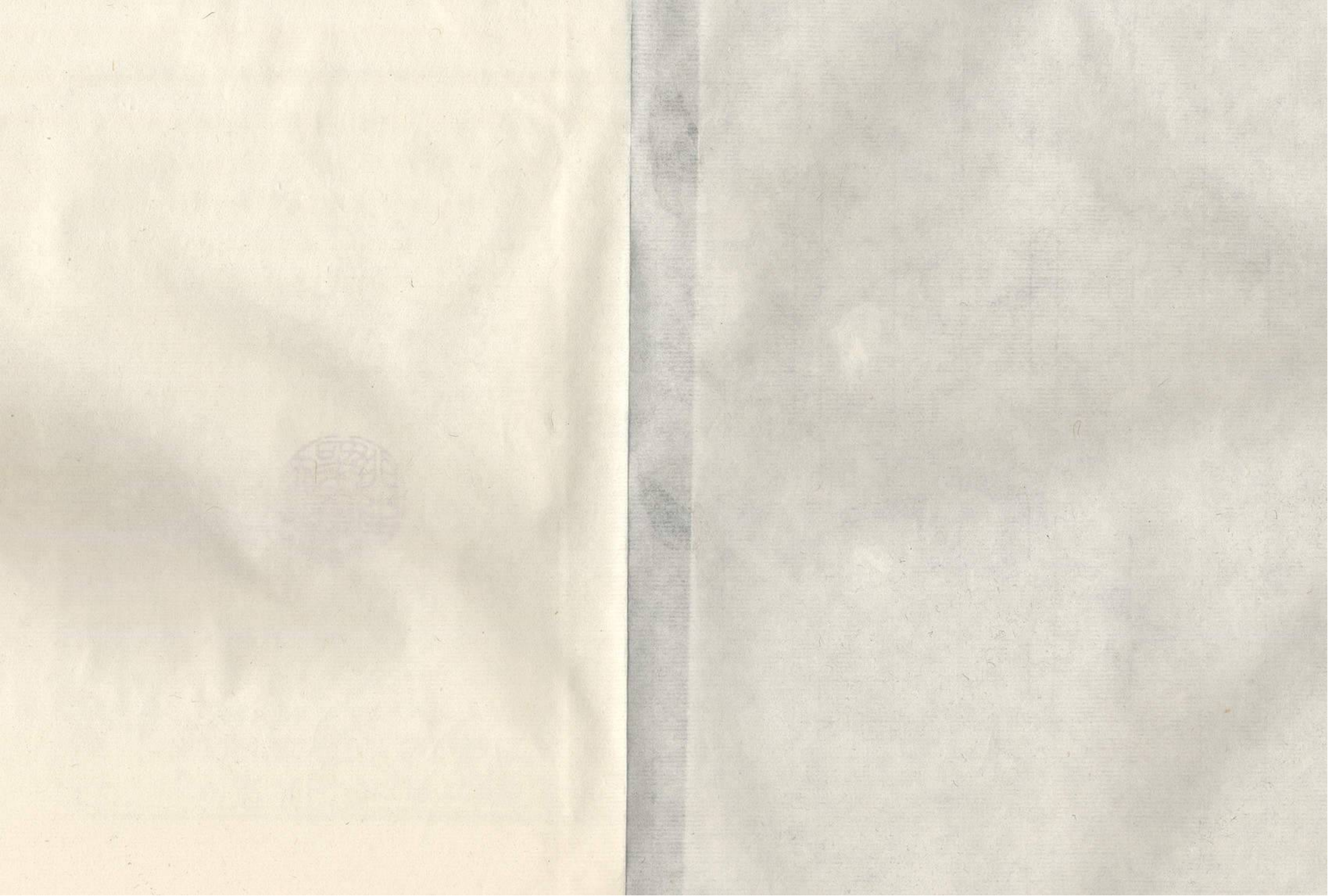


補注蒙求

六





Faint, illegible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appearing as bleed-through or ghosting.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補注蒙求卷第六

王儉墜車褚淵落水



徐子光



南史齊司徒褚淵字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落水僕射王儉驚跣下車謝超宗抵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霑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遂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儉字仲實祖曇首父僧綽俱為侍中儉幼篤學丹楊尹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枯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終當任人家國事仕至中書監寡嗜欲唯以經國為事

少有宰相志賦詩云稷契正虞夏伊呂翼商周舊本儉作常誤也淵年十餘時父有牛墮并營救喧擾淵下簾不視有門生盜其衣淵見謂曰可密藏之無令人知門生慙而去宋明帝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一餅金出示之曰人無所知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見與必相啓此人懼收金而去後為尚書令歸心齊高帝帝立進位中書監世以名節譏之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妾曰生粲為司徒與尚書令劉彥節貳於高帝死其公事

季倫錦障春巾珠履

晉書石崇字季倫父苞位至司徒臨終分財物與

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爲荊州刺史却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後拜衛尉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金崇以臘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愷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 史記楚考烈王以黃歇爲相封春申

君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瑋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甄后出拜劉楨平視

魏志文昭甄皇后漢太保甄邯後袁紹爲中子熙納之熙出爲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魏略曰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

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
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劉
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

胡嬪爭擣晉武傷指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奮家世將門為鎮軍大將軍
武帝多簡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
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
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拜為貴嬪時帝多內寵
平吳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掖庭殆將萬人而並
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
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然芳蒙幸殆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于皇
后帝嘗與之擣菹爭失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
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
慙色

石慶數馬孔光温樹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
謹無與比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
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
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慶武帝時為
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
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然猶如此後為丞相
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尤明以高
第為尚書轉僕射尚書令凡典樞機十餘年有所

言輒削草稟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
有所薦舉惟恐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
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
也光默不應答以佗語其不泄如是哀帝立拜丞
相及王莽權盛稱宰衡光固辭位太后詔曰國之
將興尊師而重傳其令太師母朝十日一賜餐賜
靈壽杖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
大傅大師歷三世居公輔位

翟湯隱操許詢勝具

晉書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廉潔末屑出
事耕而後食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
犯鄉鄰賴之辟召不至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不

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
是害生何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
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以為
知言晚節亦不復釣徵命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
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時以散騎郎徵不至世有
隱行云 舊注引世說云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
而體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有濟勝之具
詢隱永興幽穴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
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固當輕於天
下之寶今本無載

晉書滑稽落下一歷數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

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旃哀之謂曰汝欲休乎我即呼汝汝應曰諾有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幸休居於是始皇使得半相代嘗欲大苑囿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旃曰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二世笑而止 前漢方士唐都分天部巴郡落下閔與焉都分天部而閔運筭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

謂之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贊曰歷數則唐都落下閔受容自免子平畢娶

前漢邴丹字曼容琅邪人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 自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異勅斷家事勿相關遂肆意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師曠清耳離婁明目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

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為君恥之
至師有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
之知音也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
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觀也
仲文照鏡臨江折軸

晉書殷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
當朝政又謝琨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快
快不得志忽遷東陽太守意彌不平後謀反伏誅
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 前漢臨江
閔王榮景帝子立為太子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
廟墮地為宮上劉榮祭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
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切言曰吾王不反矣榮

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郵都簿責訊王王必心自殺
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塚上百姓憐之

藥巴喫酒偃師舞木

神仙傳藥巴蜀郡人漢帝召為尚書

獨後到頗有醉色不飲而以酒望西南喫之有司
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
護病為臣立廟今旦者老皆入廟致饗是以來遲
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喫酒為雨以滅火災詔
原罪即遣使往驗其言答云正旦失火食時有大
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氣後一旦大風天霧
暗失巴所在尋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
昇天矣巴字叔元見後漢 列子曰周穆王四

巡狩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王問曰若有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見王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王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鎖其顛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

德潤傭書曰君平賣卜

吳志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

名仕孫權為中書令侍中太子太傅每朝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立不通依老莊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且而仕京師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餘終

叔寶玉潤彥輔冰清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發祖父瓘曰此兒

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舅驃騎將軍王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固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冰清女壻玉潤 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可令專學必能與卿門戶衛瓘見而竒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為識者歎美如此

衛后髮鬢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曰衛后興於髮鬢飛燕寵於體輕衛

后前漢孝武帝皇后也字子夫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初為平陽公主謳者武帝祿霸上還過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後生男據遂立為皇后而男為太子遭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與后共誅充太子敗亡后自殺 飛燕孝成帝趙皇后也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嘗微行出過主作樂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入俱為婕妤後宮立為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姊弟顯寵十餘年皆無子及帝

暴崩民間歸罪昭儀昭儀自殺哀帝立尊后為皇
太后帝崩見廢自殺西京雜記曰飛燕為皇后女
弟在昭陽殿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昭儀不能
及但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
時第一

玄石沈酒劉伶解醒

博物志曰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
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
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日酤酒
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之死三年已葬於是開
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晉書劉伶
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

心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謂曰死便
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妻妻指酒毀
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
善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可具酒肉妻從之
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
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塊然復醉嘗
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
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未嘗厝意文翰著
酒德頌一篇嘗為建威參軍太始初對策盛言無
為之化時輩皆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
壽終

趙勝謝薨楚莊絕纓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家樓臨民家有躀者槃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躀者至門請曰士之不遠千里而去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且不幸有罷癘之病而君之後宮笑且且願得笑且者頭勝笑應曰諾終不殺歲餘賓客稍稍引去者過半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笑躀者以爲愛色而賤士即去耳勝乃斬笑者頭自造躀者門謝焉後乃復來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群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懼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日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之莊王怪問乃夜絕纓者顯報王也

惡來多力蜚廉善走

史記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惡來善毀讒諸侯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晏子春秋曰惡來手裂虎兕皇甫謐曰作石棺於北方

趙孟疵面田駢天口

舊注云晉趙孟字長舒爲尚書令史善清談面有疵點時人曰諸事不決問疵面七略曰田駢齊

人好談論時號曰天口駢言其口如天不可窮也
張憑理窟裴頠談藪

晉書張憑字長宗吳郡人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
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
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
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
坐判之言曰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
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
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
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御史中
丞 晉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弘雅有遠識
博學稽古少知名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
兵縱橫一時之傑也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
之而頠辭語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
之林藪累遷左僕射爲趙王倫所害

仲宣獨步子建八斗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
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
弱通侻不甚重也歸太祖累拜侍中曹植與楊脩
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
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
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
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
孔璋陳琳字偉長徐幹字公幹劉楨字德璉應瑒

字也 魏志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詩
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
汝倩人邪植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柰何倩人時
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
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
特見寵愛文帝即位累封陳王舊注引謝靈運云
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
及今同用一斗竒才博敏安有繼之

廣漢鉤距弘羊心計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兆尹威
名流聞其發姦擿伏如神政清吏民稱之不吝口
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為人疆力天性精於吏
職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
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
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
之它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
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後上
書告丞相魏相事失實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
又坐賊殺不辜數罪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
願代死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前漢桑
弘羊雒陽賈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年十三侍
中與大農丞東郭咸陽孔僅三人者言利事析秋
豪拜御史大夫昭帝時謀反伏誅

衛青拜莫去病辭第

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
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
與王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
子大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
氏給事建章後拜車騎將軍擊匈奴以功封長平
侯元朔中將三萬騎出高闕追匈奴右賢王弗得
得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
引兵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
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李廣傳注
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
中府故曰莫府 前漢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
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
后立去病以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從大將軍征
匈奴以功封冠軍侯票騎將軍後置大司馬青與
去病皆為之秩祿與青等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
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
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
滅無以家為也上益重愛之

酈寄寄賣友紀信許帝

前漢酈寄字況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
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
尉周勃不得入乃使人劫商令寄給祿祿信之與
出游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酈況賣
友 前漢紀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滎陽信曰事

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口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吏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濟叔不癡周兄無慧

晉書王湛字處沖少有識度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昶獨異焉闔門守靜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武

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荅及是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仕至汝南內史左氏傳曰晉藥書中行偃使周榮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周子有兄無慧不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且且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虞卿擔簦蘇章負笈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前漢蘇章字游卿北海人去官不仕於王莽舊注曰章負笈追師不遠千里

南風擲孕商受斯涉

晉惠帝賈皇后名南風父充位三公初武帝欲爲太子取衛瓘女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勗荀勗並稱充女之美乃定婚南風妬忌多權詐太子畏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于墮刃墮地武帝怒將廢之荀勗等救得不廢及立爲皇后遂荒淫放恣專制天下威服內外初誅陽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天下咸怨及太子廢趙王倫等因衆怒謀廢后后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倫乃率兵入宮廢之矯詔齎金

屑酒賜死 書泰誓曰商王受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廣德從橋君章拒獮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御史大夫蕭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後拜御史大夫爲人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舡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舡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後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縣其安車

傳子孫 後漢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明天文
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至長安上書莽大怒收
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識難即害之使近
臣脅令自告狂病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
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道會赦出乃南遁蒼梧
建武中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夜還惲拒關不
開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
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人惟憂而陛下遠獵
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匹
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再遷長沙太守

應奉五行安世三箴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少聰明自為童兒
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
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
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遺脫時人奇
之官至司隸校尉謝承書曰奉年二十時嘗詣彭
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
面視奉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為郎用善言給
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立
書三箴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
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
昭帝立為右將軍光祿勳封富平侯事武帝二十
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時

六

司馬車下騎將軍安世為公侯食邑萬戶身衣七綈
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治產業
殖貨富於霍光

相如題柱於軍棄繻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讀書
學擊劍名天子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以訾為郎事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病免家
貧無以自業及卓文君從奔後卓王孫分與財物
為富人久之武帝召以為郎拜君長聞南夷與
漢通得賞賜多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拜相如
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
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

於是卓王孫臨卭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
王孫喟嘆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相如略定西南
夷卬符冉駹斯渝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
益卒舊注云蜀城北七里有異仙橋相如題其柱
曰大丈夫不棄繻馬車不復過此橋 前漢終軍
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
年十八武帝選為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
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合符軍曰丈夫西遊
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
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後擢
諫大夫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
之闕下軍往說越王王請舉國內屬其相呂嘉不

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
二十餘故世謂之幼童

孫晨藁席原憲桑樞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織席為業明詩書為
京兆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卧朝暈 莊子
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宇桑樞
甕牖上漏下濕斤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
素軒車不容巷往見憲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
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有慙色

端木辭金鍾離委珠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日妾于諸侯

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
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
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
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
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後漢鍾離意字子

尚會稽山陰人顯宗嘗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
坐臧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賜羣臣意
得珠璣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於
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臧
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
庫錢三十萬賜 意轉僕射出為魯相以愛利為化
人多躬富卒遺 言上書陳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

少寬假帝感傷其意詔賜錢二十萬

季札挂劍徐穉置芻

史記吳季札吳王壽夢季子也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挂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札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新序曰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立墓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辭舉不就桓帝時陳蕃胡廣交上疏薦之備禮徵不至嘗爲太尉黃瓊所辟瓊卒乃往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郭林宗等聞之疑其穉也選茅容追及之共言稼穡之事臨訣謂容曰爲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平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朱雲折檻申屠有斷鞅

前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好倜儻大節當世高之舉方正爲槐里令坐廢錮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

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呂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後不復仕後漢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七世孫剛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平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王莽令元后下詔罷歸建武七年

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軻乘輿輪帝遂爲止以數切諫失旨出爲平陰令復拜太中大夫舊注云以刀斷馬鞅未詳所出剛轉作綱

衛玠羊車王恭鶴氅
晉書衛玠恂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者傾都拜太子洗馬以天下亂移家南行至豫章時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

見喜慍色玠以數豪爽不羣好居物上恐非忠臣
求尚建業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會卒時
謂被看殺 晉書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少有
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有宰輔之望為佐
著作郎歎曰仕官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累遷
安化將軍為會稽王道子所害恭美姿儀人多愛
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
行孟昶窺見曰此真神仙中人也恭為性不弘聞
於機會尤信佛法臨刑猶誦佛經

管仲隨馬倉舒稱象

韓非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
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
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
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
管仲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
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魏志鄧哀王冲字倉舒武帝子少聰察岐嶷五六
歲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
斤重訪之羣下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舡之上
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
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凡應罪戮
而為冲微所辦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太祖數
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會日卒

丁蘭刻木伯俞泣杖

孝子傳丁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為母事之蘭婦誤以火燒母面應時髮落如割 說苑曰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十二國史俞作瑜

陳達夢英田方簡傲

世說夢英篇晉陳達字道林住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陳善言理諸人欲共言折陳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伯符孫策字也 史記魏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憚而去

黃向訪主陳寔定遺盜

舊注云後漢黃向豫章人嘗行於路拾得金囊乃訪主還之 後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作縣吏為都官刺佐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奇之聽受業太學後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吏白欲禁訟者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卒無訟者去官吏人追思之在鄉間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一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

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
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
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
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曰視
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
縣無盜後累命不起卒于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
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文範先生
龐儉鑿井陰方祀竈

風俗通龐儉亡其父隨母流宕後居盧里鑿井得
銅遂富因求奴得老蒼頭於家數日蒼頭自言堂
上母是我婦母聞乃問之奴曰婦文氏女字阿宏
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赤誌如半櫛大母曰我

翁也遂為夫婦如初時人謂曰盧里龐公鑿井得
銅買奴得翁 後漢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
烈皇后兄封原鹿侯顯宗時拜執金吾位特進其
先出自管仲世奉其祀謂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
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
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田有七
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
將疆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記竈
薦黃羊焉

韓壽竊香王濛市帽

晉書韓壽字德信河南陽堵陽人美姿貌善容止賈
充辟為司空掾充每讌賓寮其女輒於青瑣中窺

之見壽悅焉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且
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
動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
結呼壽夜入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有貢
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唯賜充及大
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寮屬聞其芬馥稱之
於充充意知女與壽通即以妻焉官至散騎常侍
河南尹 晉書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哀靖皇
后父也少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己
勵行有風流美譽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
其父字曰王友聞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
之媪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終司徒長

史

句踐投醪陸抗嘗樂

古列女傳楚子發攻秦軍絕糧士卒升分菽粒而
食之子發朝夕易黍黍梁大破秦將而歸其母閉
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
與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
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
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軍士分而食之其
不足踰隘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升分菽粒
子獨芻黍黍梁何也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
其母然後內之 吳志陸抗字幼南丞相遜次子
爲吳將時晉平南將軍羊祜鎮南夏石城以西盡

為晉有降者不絕祜增修德信以懷初附吳人悅
服稱羊公不名祜與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德
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遺之藥
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人者時
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成曰彼專為
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
求細利孫皓聞以詰抗抗曰一鄉一邑不可無信
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
抗終大司馬荊州牧

孔愉放龜張顥墮鵠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偉康
丁譚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建興初出為
丞杜撝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
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
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
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博物志張顥為梁相新
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擲之墮地民爭
取之即為一圓石顥令槌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
孝侯印顥字智伯常山人漢靈帝時為太尉

田豫儉素李恂清約

魏志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齊王時領并州刺
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徵為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喻
未聽豫章荅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鍾鳴漏盡

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拜太中大夫食
卿祿夢豫清約儉素賞賜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
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賈雖殊類咸高豫節
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拜侍御史持節使
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
聚落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
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後遷武威太守歸鄉潛居山
澤結草爲廬與諸生織席自給歲荒司空張敏司
徒魯恭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闕下拾橡實以
自資年九十六舊本恂作詢誤也

義縱攻剽周陽暴虐

前漢義縱河東人少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
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上拜縱爲中郎遷長安
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遷河內都尉至則誅滅其
豪穰氏之屬道不拾遺爲南陽太守破碎宦戚家徙
定襄太守至則掩其獄中重罪壹切捕鞠殺四百
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然其治
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以廢格沮
事棄市 前漢周陽由景帝時爲郡守武帝立由
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
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
令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後爲河東都尉與守爭
權棄市

孟陽擲瓦賈氏如臯

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博學有文章
叔爲蜀郡太守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
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寄
之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劍閣山焉仕至中
書侍郎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左氏傳曰叔向適鄭駸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
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
之曰必駸明也下執其手而上曰昔賈大夫惡娶
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
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汝
遂不言不笑

顏回簞瓢仲蔚蓬蒿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高士傳張仲蔚扶風平陵
人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
蒿没人閉門養性不治名利清高時人莫知惟劉
龔知之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麋竺收資相景登高

蜀志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仕先主累拜安漢將
軍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
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
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
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
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帶茱萸囊是也

雷煥送劍呂虔佩刀

晉書初吳之未滅斗牛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彊盛未可圖惟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共尋天文登樓仰觀煥曰惟斗牛間有異氣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問在何郡曰在豫章曲丘城

華即除煥為豐城 煥到縣掘獄屋基得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其夕氣不復見煥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公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得劍行經延年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湏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魏志呂虔字子恪任城人遷徐州刺史請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初虔有佩

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
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爲
三公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
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

補注蒙求卷第六



公何暇出外度謂有日可
謂之豈故以博學為
貴必其是謂此乃

